

国学新读本

史 通

李振宏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史通

李振宏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通/李振宏注说.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5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5649-0452-4

I. ①史… II. ①李… III. ①史学理论—中国—唐代
②史通—注释 IV. ①K0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0550 号

责任编辑 刘小敏

责任校对 张 静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25001(营销中心)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开封精彩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417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

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统道德的衰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的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

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 (1)
《史通》通说	(1)

序	(101)
内 篇	(103)
六家第一	(103)
二体第二	(118)
载言第三	(123)
本纪第四	(126)
世家第五	(130)
列传第六	(133)
表历第七	(137)
书志第八	(141)
论赞第九	(162)
序例第十	(166)
题目第十一	(170)
断限第十二	(174)

编次第十三	(180)
称谓第十四	(186)
采撰第十五	(192)
载文第十六	(199)
补注第十七	(206)
因习第十八	(211)
邑里第十九	(216)
言语第二十	(220)
浮词第二十一	(228)
叙事第二十二	(234)
品藻第二十三	(249)
直书第二十四	(254)
曲笔第二十五	(257)
鉴识第二十六	(263)
探赜第二十七	(268)
模拟第二十八	(274)
书事第二十九	(283)
人物第三十	(290)
核才第三十一	(295)
序传第三十二	(299)
烦省第三十三	(304)
杂述第三十四	(309)
辨职第三十五	(316)
自叙第三十六	(321)
体统(亡)	(329)

纰缪(亡)	(329)
弛张(亡)	(329)
外 篇	(330)
史官建置第一	(330)
古今正史第二	(344)
疑古第三	(375)
惑经第四	(389)
申左第五	(402)
点烦第六	(411)
杂说上第七	(421)
杂说中第八	(438)
杂说下第九	(452)
汉书五行志错误第十	(468)
五行志杂驳第十一	(483)
暗惑第十二	(493)
忤时第十三	(506)
参考文献	(516)

《史通》通说

一 刘知幾和《史通》

（一）刘知幾的史官经历

刘知幾是我国古代可以和左丘明、司马迁等并肩齐名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倾毕生之力,为我们创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第一部史学理论巨著;而关于他的具体行事,则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可供铺陈的文字。现在所可以考知其行事的资料大概只有新旧《唐书》的两篇传记、《史通·自叙》篇以及区区几百字的《史通·原序》。这几篇文字,去其重复,大概也只能剩下一段千字短文^①,由此去了解刘知幾的辉煌生平,也只能钩沉其一鳞半爪,难

^① 《新唐书·刘知幾传》1800字,《旧唐书·刘知幾传》3000字,但除去刘知幾写给萧至忠的辞职书和给皇太子的建言文字,可供我们了解其行事的文字,大概也只剩下1200字。《史通·自叙》有2300字左右,如果删去论说性部分,叙其生平经历的文字也很寥寥。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刘知幾的几篇材料,加在一起有8000字左右,但如果去其重复,删去论说,叙述其生平行事者,则不过千字矣。

免挂一漏万了。

1. 少年时代倾情于史学

刘知幾的家学渊源,可以从其祖父辈的传记中略知一二。刘知幾的从祖父刘胤之,《旧唐书·文苑列传》中有所记载:“刘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祜之,后魏临淮镇将。胤之少有学业,与隋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荐之,再迁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奏上之,封阳城县男。寻以老,不堪著述,出为楚州刺史,卒。”看来,刘知幾的从祖父就是一个博学鸿儒,并与令狐德棻^①一起撰修国史、实录,是一个有高深学养的史学家。

刘知幾的从父刘延祐,也颇有学养,进士及第,并曾出任过箕州刺史、安南都护。《旧唐书·文苑列传》记曰:“延祐,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勣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后历右司郎中,检校司宾少卿,封薛县男……出为箕州刺史,转安南都护。”

刘知幾之父刘藏器,《旧唐书》谓其“有词学”,擅名当时。《新唐书·刘延祐传》载其行事:“延祐从弟藏器,高宗时为侍御史。卫尉卿尉迟宝琳胁人为妾,藏器劾还之,宝琳私请帝止其还,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为天下县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诏可,然内

^① 令狐德棻(583~666),唐初名臣、历史学家。唐高祖时,任大丞相府记室、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职。唐初奏请重修梁、陈、北齐、北周、隋诸朝正史,并受唐太宗之命,主持《周书》的编纂。

銜之，不悦也。稍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称其贤，帝欲擢任为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笃者，安用之？’遂出为宋州司马，卒。”从刘藏器的刚直不阿、犯颜直谏，我们可以看到刘知幾性格的影子。

刘知幾走上史学道路，一方面有其家学渊源，从祖父刘胤之的影响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其性情所致，他从小就对传统经学持有天生的抵触情绪，而对史学则可谓一见钟情。关于他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史通·自叙》中说：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撻，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由此可知，刘知幾少年时代便对经学不感兴趣，父亲教授《古文尚书》，虽督促严苛，“屡逢捶撻”也终不成器，及至听到父亲为其兄讲《左传》，则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叹曰：如果所有的书都能写成像《左传》这样，我刘知幾也不会偷懒懈怠而受父亲之督咎了。父亲知道了刘知幾对《左传》的兴趣，便改变了对他的培养方向，放弃教授《古文尚书》而改授《左传》，大概用一年时间，将《左传》讲诵一遍。刘知幾这年才12岁，虽不能完全理解《左传》的深意，但也能粗知大概，“大义略举”。父亲还是不能放弃要其研治经学

的培养目标,既然你对《左传》有兴趣,就将《左传》作为经学来治,让他博览《左传》义疏,以便成为专治《左传》的经学家。这同样是不符合刘知幾的性情的。《左传》之所以博得刘知幾的兴趣,不在于《左传》的经学特性,而在于其史学的特点。而《左传》记事由于传《春秋》的缘故,也大体上是止于获麟,对于哀公之后的事情则无从知晓。要增广见闻,就必须大量阅读其他历史著作。于是,刘知幾连续阅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并广搜群书,触类而观,按图书性质类别,分类阅读,不需要借助师长的讲解便能理解。到刘知幾 17 岁的时候,自东汉以至当代,所有的史学著作,他几乎概览。从 12 岁到 17 岁,刘知幾的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所有的史学典籍,其叙事之纲纪,立言之梗概,他都已经有所了解。

2. 获嘉主簿任上

刘知幾出身一个仕宦世家,父兄辈都是进士出身,他也不能免俗。根据其《自叙》,刘知幾在 17 岁以后,即违背自己的意愿,专心于仕进之道。大概用了三年时间,刘知幾就靠着优秀的天赋条件,在 20 岁那年“射策登朝”,考中了进士,被授予获嘉县主簿之职。

县主簿,官阶九品,负责县衙的文书工作,亦可看做县衙幕僚之首,在王朝官吏队伍中是个很没有地位的小官,或者严格地说就不是官,而是吏,不过是县令的助手而已。进士出身而委以主簿,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称道或庆贺的。但对于刘知幾来说,却未必是什么坏事,或者说还正是这个大材小用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一方面,他由此而进入仕宦行列,官虽小但也不失其体面;另一方面,县里主簿也落得清闲,可以有余暇博览群籍,以遂治史之愿。更使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主簿任上,他一待就是 19 年。19 年,对于人生来说可谓是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一个汲汲于升迁做官的人来说,更无异于坐牢般煎熬,而对于无欲无求专志于读书

的刘知幾来说,却无疑是天赐良机,是一段极其宽裕的读书时间。《史通·自叙》谈及这段经历说: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曄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

这段话中的“恣情披阅”、“钻研穿凿”、“蓄诸方寸”等几个关键词,概括了刘知幾19年的为宦生涯。这19年间,他几乎阅览、钻研了所有可以看到的历史著作,并辨析异说,“尽其利害”,蓄积于方寸之间,为日后的修史和《史通》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获嘉县主簿任上,刘知幾留下的唯一政治足迹是在证圣元年(695年)的陈政事疏。是年春一月,武则天“令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①。刘知幾以积极的态度响应诏诰,连上两封奏章。第一次上表,主要是针对当时赦宥无度的弊端,提出一个“节赦”的主张,第二次又针对当时滥赐阶勋的弊端,提出赐阶勋应依据德才标准。《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载其事曰:

获嘉主簿彭城刘知幾表陈四事:其一,以为:“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则时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

^① 《旧唐书·则天后本纪》。

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徽倖。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其二，以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其三，以为：“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以为：“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年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太后颇嘉之。^①

从以上言辞之激切，分析之透彻，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刘知幾忠于当时女皇朝廷的拳拳之心，也可以看到他富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具有政治家的才能和眼光。应该说，刘知幾的上疏切中时弊，对匡正当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武则天也确实颇为欣赏。但无奈武则天诏“九品以上陈得失”之本意不过是“收人望”而已，并不是真的希望倾听天下百官的意见。所以，尽管刘知幾既切中时弊，又情真词切，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后嘉其直，不能用也”^②。

上疏不被重视，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对“是时官爵僭滥而法网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00~6501页。

② 《新唐书·刘子玄传》。

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①的现实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愈演愈烈，这对刘知幾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思慎赋》是个证明。赋曰：

赋形天地，受气阴阳，生乐死哀，进荣退辱，此人伦之大分也。然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祀，堙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貽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争二城而相杀，期五鼎以就烹，献鱼炙以交铍，舞鸡鸣而伏牺，或幸灾乐祸，或甘死徇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降兹以外，有异于是，莫不重七尺于泰山，恠一毛于尺璧，徒恶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方，但惜其生而未识卫生之有术，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官大于国，主必恶之……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荏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呜呼，自古所以多杀身亡族者，职由于此也。因斯而言，则知祸福无门，唯人自召；自貽伊戚，匪降于天。而谓之不幸未之闻也……世人罕能修身厉己，自求多福，方更越礼过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讥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而孙叔敖譬以螳螂伺蝉不知黄雀在后。余早游坟素，晚仕流俗，观古今之人物极矣，见吉凶之成败众矣。夫贵不如贱，动不如静，尝闻其语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觉斯言之征矣。加以守愚养拙，怯进勇退，每思才轻任重之诫，智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覬觐于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郭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②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② 《文苑英华》卷九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